



坚守 创变

——对陆维钊先生精神遗产的思考(上)

徐弘道(浙江·杭州)

陆维钊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艺术家或说艺术型的学者，留给我们很多诗词、书画遗作，还有文论、著述。即使在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前，尚有许多名家、大家在这方面都均有建树，而陆先生仍可谓卓尔不群。但从这些遗著、遗作中，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，我认为他的精神遗产——坚守、创变，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。

先说坚守。

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：“今天，似乎是一个学、艺隔阂的时代。自专门之学兴，学术与艺术，也就分了家。但以往学人、词

人，甚至画人，往往三位一体。”他又说：将书法“认为是一种视觉艺术，那是有问题的。”“书法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精神，不能简单地将其当装饰品看待，它更主要的是一种性灵的体现。”这儿所说的“学术”，应指文学或学问。人的品格是最关重要的，而它恰恰来于“文”。书画是“艺”，文、艺是两件事，一切艺，实际均要以文学为基础。因为，虽然“艺”也是性灵的体现，而“文”是最直接的表达方式。汉杨雄《法言》曰：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声画形，君子小人见矣。”孔子又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。个

人的心志、追求、向往，首先通过文学、诗词加以表达，“书”实际是因这些表达（“言”）须加以记录的需要而产生、发展的，形成了各种美妙的书法。书法表达之不足，则以绘画补充之。由是，中国的绘画，往往以美妙的书法题诗题句来画龙点睛。这和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”（《诗经大序》）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，“例如，晚明时期的画家，他们的才艺都是多方面的，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诗人。”可见，以往的历史上，为什么推崇文人画，这是有道理的。陆先生恰恰是坚守、实践了这样一个三统一的方向，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石。书法，同样可以体现性灵的追求，但缺乏文学的学养、诗词的熏陶，其追求往往会走偏方向。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言：“（陆）一生治学态度老老实实，他于文学、书法、绘画，以至于音乐、医学，无所不精，而且能融会贯通。他要全面地掌握中国文化的精粹，他的艺术是完整的。”

因为有文学的底蕴，陆先生的道德坚守成为后人所尊敬的模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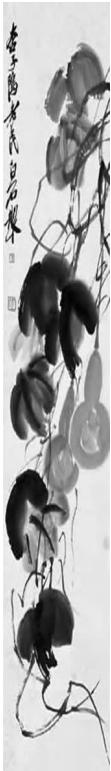
说到道德，今人在冥思苦索提炼什么新词汇来表达，其实古人已经总结得很全面而简洁，便是“仁义礼信智”五字，而仁礼之中，又特别提出“温良恭俭让”。能够理解它、实践它，就能出精神境界。

陆先生自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毕业后，1925年2月，据《清华周刊》，清华

筹备国学研究院，王国维（静安）、梁启超（任公）、赵元任（宣重）、陈寅恪（陈伯严之子）任教授，李济（济之）任讲师，陆维钊、梁廷灿、章昭煌任助教。8月底，陆维钊先生因祖父病请返原籍。9月初，学校聘赵万里（斐云）代理。（据柳曾符《湖上秋痕——忆陆维钊先生》：“后来赵先生不肯归还代理工作，卒使陆先生未能返回清华。”）陆先生虽侍祖返乡，使以后的事业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先生是实践了。

至于作诗，第一是情真，后是情深。虚情假意不是诗。例如，当今有些人在台上、在诗中，大讲反腐倡廉、八荣八耻，在背后暗箱操作、专权谋私，这样做出来的诗有什么用呢？说真话，暴露本来面目；不说真话，一旦让人明白原来是言行相悖，更会使人恶心。陆先生的诗词作品是时代、社会和个人经历的记录，是真情的倾诉，乃为心声。梁晓声说：“作家不可能假装是外星人，身为一个中国的当代知识分子，如果一点愤懑都没有，我觉得也是挺奇怪的事”。

敢爱敢恨，诗家本性。尤如在新中国成立前，战乱频仍，民生涂炭，陆先生在诗词中有很多的情感记录：“论战论和纷一是，旧京烽火早弥漫”、“要知烽火家山路，全在屠门大嚼中”、“畏看入局棋成劫，渐绝营生路似肠”、“固知千百疮，匪由一朝败。在上失典型，万事尽瘞愈。”“剩余骨肉般般泪，愁绝关河寸寸肠”，以及“……落尽萧萧木叶，腾烽烟半壁，谁挽神州？……”



从今后，要闻鸡起舞，睥睨封侯。”(《甘州》)“……况无端，长城自坏，腥氛四野”。(《金缕曲》)等。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，他填了多首《满江红》；扫烈士墓，又写出了“当年革命血如麻，今日结成花也。”(《西江月》)等作品。有关这方面的论说，笔者曾有《高情远志 清俊沉雄》一文，在此不再详述。

陆先生晚年居涌金桥畔韶华巷 59 号，我当时因趋府求教拜访，很有些切身感受。进入门堂，穿过院内天井(或称院子)，便到一排两层楼房下，进去便是一间公用厨房，大约院内人家均在此处备餐，转右行便到楼梯口，楼上到一半，有个 90 度的换向。上了楼，便直对陆先生的寓所了。寓所总共三间，每间都不大，板房，相当拥挤。卧室南窗下是一张不大的写字台。如果在家作书画，我想，只有这张写字台或者是过道兼客堂中那张兼作餐桌的八仙桌了。陆先生平日生活节俭是无疑的，甚至可以使人感到有一些清苦。像他那样的资历、学问、成就，动脑筋去想点什么办法改变一下，应当完全不是问题。但事实证明他完全没有这样做。在 1980 年 1 月，他病危在床的最后一个月，才被宣布晋升为教授，更是一个明证。这是怎样残酷而令人悲痛的事实。他在最后与他几个学生讲的第一件大事，便是“做人”。这证明了先生对人格、人品，视作第一要事，也证明了先生的人格、人品。

几年前，我经过南山路，特意到陆先生的故居前张望，似乎已经变成了餐饮场

所(顺此想起，沙孟海先生故居前的门堂走廊也曾有过类似遭遇)，殊有“旧时王谢”之感。不久前我经过时，见似已夷为平地矣！可叹！本来，陆先生故居所占面积不大，又在湖边，保存它，可使杭州又增加一个纪念地，多一个人文遗迹，而且该建筑简朴无华，便可使人感受先生的俭朴生活。现在看来，或许有些难了。

自我拜识陆先生后，陆先生曾先后有三次亲临敝舍，记得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却见他已在坐着等我。这使我十分惊讶和歉疚，因为当时我不过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，而他已是近八十的老人，而且是一位大名家。

还有一次，他与我说，他的一个学生(也在美院任教)有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《艺林丛录》上。当时他学生正在争取职称晋升，需要充实材料，问我是否可以想办法帮助搞一本来，因为陆先生知道我有亲戚在香港。我于是请香港寄来一本交给了陆先生。

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，体现了先生对后辈的关爱、扶助，没有一点高傲的架势，其仁爱之心、谦恭之德，深深留在我的心中。我始终认为：一个人受人尊崇与否，不在于他的名衔、职位，而在于他的道德、人格。陆先生的言行，完全践行了古人总结的道德规范，体现了它的一种坚守，所以，陆先生是我最尊崇的前辈之一。

(待续)

